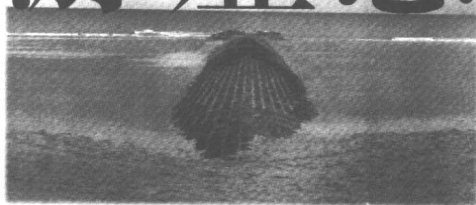


金钻长篇小说文丛

1247.57
M87c

梦游症患者



墨白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游症患者/墨白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2.3

(金钻长篇小说文丛)

ISBN 7-80623-316-4

I. 梦… II. 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87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9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222000
承印单位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	印数	1—3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16-4/I·251	定价	14.1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出版者的话

在吸纳了一个世纪的现代文学的滋养、体味了漫长的中国人的心智历程、阅历了此消彼长的社会历史转型之后，中国作家在世纪之交的今日，已开始以成熟而冷静的姿态面向世界发言了。他们的背景已不仅仅是中国的土地、民族及浸润肌骨的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整个人类经验历史的宽广与博大。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它涌动着表达的欲望和倾听的渴念，孕育着陡耸的高峰和深广的海洋。

我们已经看见和听见这一伟大时刻的光芒和声音。我们是幸运者，我们倾听和阅读的期待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爱抚了。中国的小说写作者们，已次第开放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里。这种花朵比以往显得更加鲜艳和肥硕。“总结的年代是一个诞生大师的年代”，对这一刻的感动早已使我们打开了受恩的情怀。

作为对这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有力支撑，中国

当下的小说家们的作为已经足够了。在 20 世纪末期的短短二十年间,他们无限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使文学的现实形态日趋多元并不断得以提升。他们自身成熟的标志在于:既纠正了艺术的过于前倾而带来的姿态的浮躁和虚妄,也摒弃了急功近利所导致的矫饰与猎奇,开始进入一种本真的个人写作状态——这种状态所调动的是作家本人全部的生命倾注和能动,从而避开了公共话语中非文学性质的词语侵扰;既保持了对传统小说的某种承继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努力,同时也摒弃了叙述方式的浅薄、单一和趋同,开始进入现时的话语情境和个性化的叙述,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致、丰蕴的当代意趣。通过小说家的个人“突围”所引发的大面积的探索性写作实践,小说已由对传统的自觉失范而历史性地完成了一次质的嬗变。正如一位小说家所言,时机已经成熟了,将要出现的乃是现代经典。

我们清楚地看到,文学在付出了它的社会轰动效应这一荣耀和代价之后,已惊喜地得到了应属于它的那份严肃和厚重。这种悄然的替代,被阅读者冷静地适应着,并重新整合起自己与文学的亲力。这种重新整合的亲力日益酿成对文学的某种社会期待,并自慰般地勾画着它的未来面貌。而今,它已经出现了。

我们对长篇小说的崛起期望已久。我们试图使这一重要时刻落入我们的把握之中。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擦亮它们的面孔,为它们的言说布置好场地和座椅,然后和众多的人一起,坐下来倾听。

● 目录

1. 梦中的乡村·····	(3)
2. 行走·····	(7)
3. 狂欢·····	(20)
4. 裸露·····	(25)
5. 行走(续)·····	(29)
6. 裸露(续)·····	(42)
7. 缺席者·····	(51)
8. 传播者·····	(60)
9. 寻找·····	(73)
10. 把戏·····	(83)
11. 家·····	(88)
12. 沉迷·····	(99)
13. 欲望·····	(112)
14. 家(续)·····	(118)
15. 传播者(续)·····	(126)
16. 弥留·····	(132)
17. 焚烧·····	(136)
18. 破碎·····	(148)
19. 嚎叫·····	(153)
20. 奔丧·····	(159)

21. 种人	(169)
22. 欲望(续)	(173)
23. 杀手	(183)
24. 夜半鼓声	(193)
25. 造反者	(205)
26. 焚烧(续)	(213)
27. 审判	(218)
28. 弥留(续)	(226)
29. 叛逆	(232)
30. 沉没	(238)
31. 劳动	(249)
32. 调查者的旅行	(254)
33. 离乡	(262)
34. 动物	(271)
35. 飘失	(277)
后 记	(281)

总是那一株，那株杨树
在思想之边缘

——P·策兰《从初始到初始》

1

梦中的乡村

一个秋阳杲杲的上午，我跟着姥爷走上了开满野菊花的长堤，一条宽阔而弥荡着水气的河流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河道里，我看到了一片褐色的木船，我说，姥爷，白帆呢？

姥爷说，还没有升起来。

白帆在哪儿呢？

姥爷站住了，姥爷回过头来。我看到姥爷面红如赤，须髯如银。姥爷伸出他的手在我的头上抚摩了一下，然后指着宽阔的河道说，孩子，你看到那片林立的桅杆了吗？白帆就在那些桅杆的下面。

我说，白帆是白色的吗？

姥爷笑了，姥爷笑声朗朗。我在姥爷的笑声里闻到了金色的秋菊弥荡在空中的芳香。姥爷说，傻孩子，当然是白的。姥爷又说，你见过冬天的积雪吗？白帆就是那个颜色。于是，我就在道劲的河风吹拂姥爷长衫的猎猎声中想像着那铺天盖地的白雪。那白帆就是那毛绒绒的白雪吗？我跟着姥爷登上了停泊在河岸边的木船，我坐在船头上在船夫们那喂哟来喂哟吼的号子声里看着那渴望已久的白帆升起在高高的桅杆上，木船上的白帆立刻就吃满了苍劲的秋风在宽阔的河面上行驶，两岸如画的风光延绵不断，面前浩淼的水域长无尽头，水浪不停地击打着行驶的船头发出咚咚的声响。我立在船头上对身边的姥爷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故乡呢？

姥爷望着浩淼的水面沉默不语。

我又说，我们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程吗？

姥爷在暮色之中拍了一下我的肩头说，是的，乖乖。说完他就转身走向船舱。我就在暮色之中想像着远方的乡村。

这样到了冬季，在一场大雪之后，我们结束了在淮河水面上的航行，进入了颍河水域。在温暖的船舱里我朝盘坐如僧的姥爷问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故乡呢？

姥爷睁开他微闭的眼睛在暗淡的光线里看我一眼说，我们还有很远的路程。

那么我们将要到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那是一个古老的集镇。

比你还老吗？

姥爷笑了，说，是的，比我还老。

我说，那里有房子吗？

姥爷说，有。那里的街道两边有很多老式的房屋，从西到东一街两行全是带出厦的门面房子，在下雨天，你不用打伞就能从镇东

走到镇西。

我说，那里有人吗？

姥爷又笑了，有人，有很多人。你大舅，你二舅，你三舅，还有你的表姐表妹表哥表弟。

我说，那里有土地吗？

姥爷说，有。镇子以外都是土地，多得望都望不到边，那是一片好土地呀！那地种啥成啥，种金子长金子，种银子长银子。

能种人吗？

姥爷哈哈地大笑起来，姥爷说，能，能种人。

那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呀，连人都能种下。可是怎样种人呢？就那样把土挖开像丢种子一样把人丢进去吗？就那样埋上土人就能生长了吗？我就那样一边想着一边在灰暗的光线里慢慢地睡着了。由于沉溺于一种幻想，我忽视了舱外的白帆在河风中涨满行走的姿态，忽略了如鼓一样的水浪敲打船舷的声响，忽略了匆匆而来的春天已经染绿了两岸的村庄。

在一个春日的中午，沉睡的我被姥爷喊醒，姥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文宝，你来。我在恍惚之中跟着姥爷走出船舱来到船头上。姥爷伸手指着前方说，你看那是啥？

我揉了揉眼睛在阳光下看到了两岸莽莽的丛林，看到了银光闪烁的河面，最后我看到了河面上的水鸟。我说，那是水鸟。

姥爷说，对，那是水鸟。

姥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提了一杆枪，姥爷端起枪对着河道扣动了机关。那群水鸟在枪声里惊飞而起，扑扑棱棱地飞出水面，飞向蓝色的天空，水鸟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姥爷指着水鸟飞去的地方对我说，那是啥？

我说，什么也没有。

姥爷生气，姥爷说，咋啥也没有？那是天。

天？

对,天。姥爷说,那天底下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看了一眼面目清癯的姥爷,而后又把目光朝那片蓝色的天空望去,那天空下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了,那群水鸟也去了我们要去的地方吗?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树木吗?那里有很多很多的房子吗?那里有许多放风筝和扭秧歌的人群吗?那些人都长着什么模样呢?我站在温暖的阳光下苦苦地冥想,我将要到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文宝从梦中醒来,他惺忪着眼睛穿过门洞看到有一片红色的霞光照亮了他家的黄土院墙。黄土墙的顶端已经被风雨冲洗得沟壑纵横,夏日雨季的潮湿还存藏在土墙的根部,因而使得绿色的青苔得以生长。一棵树的影子长长地压下来,就使得土墙上的色彩复杂起来。文宝看到他的母亲正坐在门边的草垫上打盹,由于午间的炎热还在延续,文宝看到母亲光光的上身有一些汗水在流动,她的两个有些松弛的奶子如同秋后干瘪的茄子挂在胸膛上。汗水从她的身上流下来,她的肚皮

由于身子的弯曲而被挤成几条横长的细沟,那是一些河流吗?这些河流能航行吗?汗水流到那儿就改变了航向,最后从腰间流向胯间浸湿了她的裤子。文宝看到母亲的面前放着一只由于使用太久而变得破旧的簸箕,簸箕里放着一些金黄色的玉米。有一只母鸡正在用爪子扒着簸箕里的玉米,它的爪子与簸箕摩擦的时候发出了哧哧啦啦的声响。母鸡把玉米一部分一部分地扒到地上去,它却睁着圆圆的双眼去瞅其中的虫子。你还光想吃肉,你这个蠢货!文宝扬起胳膊朝那只母鸡喊了一声。

母亲被他的叫喊声所惊醒,母亲睁开眼睛混混沌沌地看了他一眼,就又睡去了。你真像一条老狗,连骨头都咬不动了,你这把老骨头。那只被他驱赶的花母鸡咯咯咯地叫着跑出去,它的叫声引来了一只红公鸡。那只火红的公鸡从黄土墙的另一侧飞上来,立在墙头上,它的羽毛在傍晚的红光里更加瑰丽,它的眼睛里放射出一道淫光,它像一条恶棍朝那只花母鸡扑过去,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它按倒在地上。人是种出来的吗?妈妈,我要种人!妈妈,是你种了我吗?是你种了文玉吗?是你种了我爹吗?我在哪块土地里生长呢?你在种我的时候也像那两只鸡一样快乐的鸣叫吗?妈妈?!由于这种情景的出现使文宝暂时忘记了他刚才在梦中所见。

文宝是一个能清楚地讲述自己梦中所见的人,无论事隔多久,他都能清晰地记起和讲述以前他在梦中的行为。但是在他生活的镇子里却没有一个人能听懂他的话语,他所陈述的对象往往都是一些很遥远很虚渺的对象,比如风,比如云,比如高不可测的夜空和闪烁的星星;或者是一些不同于人类的动物,比如狗,比如蛇,比如游动的鱼和飞翔的鸟;或者是一些按规律生长的植物和更换不停的季节,比如地里的庄稼和河边的树。在黄昏来临的时候,他往往一个人站在河道里对着走动的风唠唠叨叨地说个没完。夜晚降临的时候他就会依靠着岸边的一棵树,这时他所倾诉的对象就是

远天里那半轮红色的月亮。没有月亮的时候他就来到水边，在河滩的沙地上坐下来，他看到了水中的星星，你还记得那年的夏天吗……于是，他就对星星讲述起很早以前的一些梦中的行为。

一个名叫鳖的渔夫拉着白船子从下游往上游行走的时候常常能听到文宝的喃喃自语，可是他同镇子里所有的人一样听不懂文宝话语里所包涵的意义。渔夫往往一边胸前挎着纤板用力地拉着白船子往上行走，一边回想着文宝的话语。渔夫想，他在胡乱地说些什么呢？这个傻子！水浪在朦胧的夜色里敲打着船头和船舷，一些白鲢子不知死亡已经临近仍旧快乐地跳跃，结果落进了渔夫的网里。鱼儿在无水的空间里拼命地跳动并发出凄惨的呼叫，而渔夫对此却毫无感觉，他回过头来望望仍旧站在河边的文宝，鱼儿，你们为什么要跳到网里去呢？快下到水里去吧，你看水里多快乐多自由呀！文宝在朦胧的河岸边已经化成了黑黑洼洼的一点，两岸的树丛在夜风里发出连绵不绝的叹息声，在那叹息声里渔夫仍旧能听到文宝的话语，风呀，快来帮助那些可怜的鱼吧！浪呀，快些掀起来把那渔船打翻吧！文宝的话语变成风拍击着河水化作浪在远远近近的河道里响起，这使渔夫有些惊慌。渔夫想，文宝是在等鬼吧？只有等鬼的人才长久地站在河水边，哪怕是黑夜的降临也不能更改他的这种信念，他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渔夫想，他是在对鬼说话吧，他是在召唤着鬼的幽灵吧。

渔夫在长年的捕鱼生涯中听到过许许多多有关鬼的故事。年轻的时候他身强力壮，秉气硬，他对那些同他讲述鬼故事的人拍拍自己的胸膛说，我不怕，鬼能不是人变的？其中有一人说，是的，鬼是人变的，但只有被冤死的人才能变成鬼，比如淹死鬼饿死鬼吊死鬼等等。

渔夫说，哪些不是冤死的人呢？

那人笑了笑说，这你就不懂了！同渔夫讲起有关鬼故事的是个很有学问的老者，在许多年前他在颍河镇里做过私塾先生，因为

他姓许，镇子里的人都喊他许仙。许仙对渔夫说，鬼的影子叫幽灵，而那些寿终正寝的人死后他们的影子叫灵魂，这你知道吗？灵魂在夜间是不出来的，只有那些冤死的幽灵才在黑夜里游荡。许仙说，你听到远处的风声了吗？

渔夫说，听到了。

许仙说，那就是幽灵在呼号。

渔夫笑着说，你是不想让我打鱼了吧？鬼的幽灵我不怕，那些都是死人，他们没死的时候是那样的冤屈，受人欺凌，死后又有啥可怕的呢？只有活人变成的鬼才可怕。

教书先生对渔夫的话突然有了同感，他说，是呀，只有活着的人变成鬼才可怕。你看我们把日本人当成日本鬼子，把八国联军当成洋鬼子，把美国人当成美国鬼子，把我们身边的那些有恶习的人都叫成鬼，是的，烟鬼、酒鬼、色鬼、妒忌鬼、懒鬼、吝啬鬼、自私鬼、贪心鬼、黑心鬼等等。

渔夫说，还有我们镇里的那些地富反坏右，我们也把他们当成鬼，牛鬼蛇神。

教书先生听了渔夫的话脸色有些发黄，他看一眼站在身边的文宝最后总结道：是的。那么俺爹也是鬼吗？你也是鬼吗？

渔夫接着许仙的话说，只有活鬼才是可怕的。许仙看着渔夫说完那句话再不言语，他看一眼立在水边的文宝和被月光照得闪闪发亮的河水就倒剪着双手驼着背扬长而去。渔夫怔怔地看他一眼又回身去拉他的白船子，他在河道里都快捕了一辈子鱼了，他从来没有怕过鬼，可是现在面对远处在河道里站着喃喃自语的文宝他突然害怕起来。他在说些什么呢？他是在给谁说话呢？他是在对鬼说话吗？他听不懂文宝的话语，这才是他感到害怕的真正原因。渔夫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活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孩子。他在夜风里不由得哆嗦了一回，他抬头看看河道，哪儿来的这阵凉风呢？他感到纳闷，是那些冤死的幽灵来到了文宝的身边吗？

这些冤死的幽灵都是谁呢？是自己那投河自尽的老娘吗？是自己冻死在河道里的老爹吗？娘，是你吗？爹，是你吗？渔夫这样想着，后背就有一股子凉气冒出来。渔夫匆匆地从白船子上取下纤绳系在岸边的柳丛上，把白船子靠在另一只小船边，独自提着他的鱼篓往镇里去。由于渔夫的讲述，文宝的行为一时间成为镇里居民所议论的中心。在镇东边的码头嘴上，渔夫遇到了生产队里管豆腐坊的新民。新民长得尖嘴猴腮，说起话来声音却像个女人。新民那个时候正坐在豆腐坊的门前吸烟，一听从河道里传来的脚步声他就知道是老鳖上岸了，他站起来走到豆腐坊门外掏出东西松散地撒尿，而后他一边提着裤头一边在月光里拦住了走上码头的渔夫。他说，老鳖，你又见到文宝了？

见到了。老鳖说，他正在河边坐着呢。我拉着白船子往上游走的时候，他就在河边坐着，他还用手够一够我的纤绳。回来时，我远远地看见一个黑影在水边坐着，我猜那就是文宝，过去一看，就是文宝。

他在那儿干啥？

不知道。老鳖说，但我听见他在不停地说话，嘟嘟囔囔，像风一样。

他在对谁说话呢？

我不知道。老鳖说，我也听不懂，或许是对水里的鱼吧。

他是在对水里的鱼说话吗？

老鳖说，我想是吧。

新民说，是对鱼说话那你也该听得懂，你也是水里的动物呀。

老鳖生气了，他知道他在骂他。他白了新民一眼，不再理他，提起鱼篓就走，他对新民有意的问话有些反感。老鳖想，我就是听得懂又有啥呢？我就是像文宝那样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又有啥呢？你顶多说我也是个傻子，你说我傻我就傻了？你说我傻我也听不懂文宝的话，你说我傻我也照样每天去河道里捕鱼，妈那 x，